

御纂朱子全书

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四

道統三

程子門人

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
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

以下

總論

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
揆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

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。

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。所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。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。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。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。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。某看來其閒好處固多。但終不及程子。難於附入。

已與叔文集煞有好處。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。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。上蔡雖有過當處。亦自是說得透。龜山文字却怯弱。似是合下會得易。

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。和靖不觀他書。只是持守得好。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。分外親切。有些朝廷文字。多是呂稽中輩代作。問龜山立朝。却有許多議論。曰。龜山雜博。是讀多少文字。

看道理。不可不子細。程門高第。如謝上蔡游定夫。楊龜山輩。下梢皆入禪學去。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。他們只睥見上一截。少下面著實工夫。故流弊至此。

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。如程門謝氏。便如師也。過游

與楊便如商也不及。皆是氣質上病。向見無爲一
醫者。善用鍼。嘗云。是病可以鍼而愈。惟胎病爲難
治。

蔡云。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。何故後來更無一人
見得親切。或云。游楊亦不久親炙。曰。也是諸人無
頭無尾。不曾盡心存上面也。各家去奔走仕宦。所
以不能理會得透。如邵康節從頭到尾。極終身之
力而後得之。雖其不能無偏。然就他這道理。所謂
成而安矣。如茂叔先生。資稟便較高。他也去仕宦。

只他這所學。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。所以有成。某
看來這道理。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。終不解得。
書曰。若藥不瞑眩。厥疾不瘳。須是喫些苦極方得。
蔡云上。蔡也雜佛老。曰。只他見識又高。蔡云上。蔡
老氏之學多。龜山佛氏之說多。游氏只雜佛。呂與
叔高於諸公。曰。然。這大段有筋骨。惜其早死。若不
早死。也須理會得到。蔡又因說律管。云。伊川何不
理會。想亦不及理會。還無人相共理會。然康節所
理會。伊川亦不理會。曰。便是伊川不肯理會。這般

所在。

游楊謝諸公。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。却似別立一家。謝氏發明得較精彩。然多不穩貼。和靖語却實。然意短。不似謝氏發越。龜山語錄與自作文。又不相似。其文大故照管不到。前面說如此。後面又都反了。緣他只依傍語句去。皆是不透。龜山年高。與叔年四十七。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。多有處說得好。又切。若有壽。必煞進。游定夫學無人傳。無語錄。他晚年嗜佛。在江湖居多。有尼出入其門。他眼前

分曉信得及底。儘踐履得到。其變化出入處。看不
出。便從釋去。亦是不透。和靖在虎丘。每旦起頂禮。

佛。

鄭日亦念金剛經。

他因趙相入侍講筵。那時都說不出。

都奈何不得。人責他事業。答曰。每日只講兩行書。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。高宗問程某道。孟子如何。答曰。程某不敢疑孟子。如此。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。只不敢疑爾。此處更當下兩語。却住了。他也因患難後。心神耗了。龜山那時亦不應出。侯師聖太粗疎。李先生甚輕之。來延平看親。羅仲素往見。

之坐少時不得。只管要行。此亦可見其粗疎處。張思叔敏似和靖。伊川稱其樸茂。然亦狹。無展拓氣象。收得他雜文五六篇。其詩都似禪。緣他初是行者出身。郭冲晦有易文字。說易卦都從變上推。閒一二卦推得。豈可都要如此。近多有文字出。無可觀。周恭叔謝用休。趙彥道。鮑若雨。那時溫州多有。人。然都無立作。王信伯乖。鄭問他說中無倚著。又不取龜山不偏說。何也。曰他謂中無偏倚。故不取不偏說。鄭曰。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來。議論

全似上蔡。

如獲麟以天自處等

曾漸又胡文定處講得些子。

曰。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。都是勉強如此。不是自然流出。曾漸多是禪。

問郭冲晦何如人。曰。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。但見識不及。如兼山易。中庸義多不可曉。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。問游楊諸公。早見程子。後來語孟中庸說。先生猶或以爲疎略。何也。曰。游楊諸公皆才高。又博洽。略去二程處。參較所疑。及病敗處。各能自去求。雖其說有疎略處。然皆通明。不似兼山輩。

立論可駭也。

以上語類十條

謝楊二先生事。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。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。直是誠篤。理會事有不透。其顛有泚。其憤悱如此。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。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。有不相害。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。而不敏於聞道者矣。惟其所趣不謬於道。而志之不捨。是以卒有所聞。而其所聞。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。所以光明卓越。直指本原。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。即可知矣。如語解中論子

路有聞一章。可見其用力處也。龜山却是天質粹
美。得之平易。觀其立言。亦可見

答汪尚書

某讀程門諸子之書。見其所論爲學之方。有不同者。

因以程子之言質之。而竊記之如左。○胡氏曰。物
物致察。宛轉歸已。楊氏曰。物不可勝窮也。反身而
誠。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。程子曰。所謂窮理者。非
必盡窮天下之物。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。但
要積累多後。脫然有貫通處。又曰。物我一理。才明
彼。卽曉此。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。然語其

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。語其小。至一物之所以然。學者皆當理會。○胡氏曰。只於已發處用功。却不枉費心力。楊氏曰。未發之際。以心體之。則中之體自見。執而勿失。無人欲之私焉。發必中節矣。程子曰。思於未發之前。求中。卽是已發。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。則可。惟涵養久。則喜怒哀樂之發。自中節矣。又曰。學者莫若先理會敬。能敬。則自知此矣。○謝氏曰。明道先生。先使學者有所知識。却從敬入。又曰。既有知識。窮得物理。却從敬上涵養出來。自

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。尹氏曰：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。程子曰：入道莫如敬。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。又曰：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。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。又曰：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又曰：敬只是涵養一事。必有事焉須當集義。只知道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。○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。唯尹氏之言爲近。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。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。抑其意

果盡於此也。然大本既立，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。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。因書其後以自詔云。

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。○以上文集二條。

看呂與叔論選舉狀。立士規以養德，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，定貢法以取賢，斂才立試法以試用，養才立辟法以興能，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，立考法以責任考功。先生曰：其論甚高，使其不死，必有

可用

論呂與叔

上蔡語雖不能無過，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。

以下論謝顯道

謝氏謂去得矜字。後來矜依舊在。說道理愛揚揚地。
上蔡云。釋氏所謂性。猶吾儒所謂心。釋氏所謂心。猶
吾儒所謂意。此說好。

問謝氏以覺訓仁。謂仁爲活物。要於日用中覺得活
物。便見仁體。而先生不取其說。何也。曰。若是識得
仁體。則所謂覺。所謂活物。皆可通也。但他說得自
有病痛。畢竟如何是覺。又如何是活物。又却別將
此箇意思。去覺那箇活物。方寸紛擾。何以爲仁。如
說克己復禮。已在何處。克又如何。豈可以活物覺

之而已也。

上蔡言無窮者。要當會之以神。是說得過當。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。自然下學上達。

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。其門人下梢頭低。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。行得來困。無所見處。如何。曰。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。這都看得禮之大體。所以都易得偏。如上蔡說橫渠之非。以爲欲得正容謹節。這自是好。如何廢這箇得。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。固不得。又全廢了這箇。也不得。如上蔡說便。

非曾子籩豆則有司存。本末並見之意。後世如有作者。必不專泥於刑名度數。亦只整頓其大體。孟子在戰國時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。故說喪服經界諸處。只是理會大體。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。

上蔡曾有手簡云。大事未辦。李先生謂不必如此。死而後已。何時是辦。以上語類入條

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。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橫在胸中。則世閒無此等小器量底堯

舜若說學者。則凡聖賢一言一行。皆當潛心翫索。要識得他底蘊。自家分上一一要。用豈可不存留。在胸次耶。明道玩物喪志之說。蓋是箴上蔡記誦。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。渠得此語。遂一向掃蕩。直要得胸中曠然。無一豪所能。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。觀其論曾點事。遂及列子御風。以爲易做。則可見也。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。如扶醉人。真是如此。來諭有懲創太過之說。亦正謂此。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。

答呂伯恭別
紙○文集

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。然所見一定。更不須窮究。某嘗謂這般人。皆是天資出人。非假學力。如龜山。極是簡易。衣服也只據見定。終日坐在門限上。人犯之亦不較。其簡率皆如此。

以下論
楊中立

問龜山晚歲一出。爲士子詬罵。果有之否。曰。他當時一出。追奪荆公王爵。罷配享夫子。且欲毀劈三經板。士子不樂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。輒欲毀之。當時龜山亦謹避之。問或者疑龜山此出。爲無補於事。徒爾紛紛。或以爲大賢出處。不可以此議。

如何。曰。龜山此行。固是有病。但只後人。又何曾夢
到他地位。在。惟胡文定以柳下惠。援而止之。而止
比之。極好。以上語類二條

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。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。夫
二公之閒。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。亦其德盛仁
熟。而自無鄙倍耳。楊公於先天之學。有所未講。則
闕而不論。其不自欺又如此。尤後學之所宜取法

也。

書楊龜山帖後

問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。恐未安。易只說立人之

道曰仁與義。曰仁義不足以盡道。游楊之意。大率多如此。蓋爲老莊之說。陷溺得深。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。而不能虛心反覆。著意稱停。以要其歸宿之當否。所以陽離陰合。到急滾處。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。此爲學者深切之戒。然欲論此。更須精加考究。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。而斷以爲必然也。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。讀了。令人皇恐。不知何故。直到如此背馳也。

答萬正淳○以土文集二條

游定夫德性甚好。

以下論游定夫

游定夫徽廟初爲察院。忽申本臺乞外。如所請。志完駭之。定夫云。公何見之晚。如公亦豈能久此。

胡氏記侯師聖語曰。仁如一元之氣。化育流行。無一

息閒斷。此說好。

以下論侯師聖。以上語類三條。

侯子論語抄畢內土。其閒誤字顯然者。已輒爲正之矣。但其語時有不瑩。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。抑別有以也。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。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。侯師聖議論。只好隔壁聽。詳味此言。以驗此書。竊謂其學。大抵明白勁正。而無深潛。

縝密沈浸醲郁之味。故於精微曲折之際。不免疎略。時有罅縫。不得於言。勿求諸心。乃其所見所存。有此氣象。非但文字之疵也。狂妄輒爾輕議前輩。可謂不韙。然亦講學之一端。所不得避。與張欽夫別紙。○文集

和靖在程門。直是十分鈍底。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

工夫。終被他做得成。

以下論尹彥明

和靖赴樂會。聽曲子皆知之。亦歡然。但拱手安足處。終日未嘗動也。在平江時。累年用一扇。用畢置架。

上凡百嚴整有常。有僧見之云。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。然恐亦只如此也。

和靖持守有餘。而格物未至。故所見不精明。無活法。

以上語
類三條

和靖兩書。昔常見之。其謹於傳疑之意。則是。而遂欲禁絕學者。使不復觀。則恐過矣。如以春秋改用夏時。爲無此說。以傳爲案。經爲斷。爲背於理。則疑其考之未精。或未盡聞他人所聞。而欲一以已所聞者槩之。之失也。春秋傳。乃伊川所自著。其詞有曰。

周正月。非春也。假天時以立義耳。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。則此說復何謂乎。况序文所引論語之言。尤爲明白。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。又門人所記。有答黃醵隅之語。謂以傳考經之事迹。以經別傳之真僞者。蓋見於兩家之書。是亦猶所謂傳爲案。經爲斷之意。而豈二人所記。不期而皆誤乎。推此兩條。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。恐特他人聞之。而和靖亦未聞耳。今疑信未分。而不復思繹。遽以一偏之說。盡廢衆人所傳之書。似不若盡存其說。

而深思熟講。以考其真僞得失之爲善也。况明道
行狀云。其辨析精微。稍見於世者。學者之所聞耳。
觀此則伊川之意。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。但在
人自著眼看耳。如論語之書。亦是七十子之門人
纂錄成書。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。
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。幸更深察之。答韓無咎

論語尹先生說。句句有意味。可更翫之。不可以爲常

談而忽之也。

答許順之。以上文集二條。

張思叔與人作思堂記。言世閒事。有當思者。有不當

患者。利害生死。不當思也。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。

二云云。

此當思也。

論張思叔

郭子和性論。與五峰相類。其言曰。目視耳聽。性也。此

語非也。視明而聽聰。乃性也。箕子分明說視曰明。

聽曰聰。若以視聽爲性。與僧家作用是性。何異。五

峰曰。好惡性也。君子好惡以道。小人好惡以欲。君

子小人者。天理人欲而已矣。亦不是。蓋好善惡惡

乃性也。

論郭立之。以上語類二條。

呂公家傳。深有警悟人處。前輩涵養深厚。乃如此。但

其論學殊有病。如云。不主一門。不私一說。則博而雜矣。如云。直截勁捷。以造聖人。則約而陋矣。舉此二端。可見其本末之皆病。此所以流於異學。而不自知其非耶。而作此傳者。又自有不可曉處。如云。雖萬物之理。本末一致。而必欲有爲。此類甚多。不知是何等語。又義例不明。所載同時諸人。或名。或字。非褒。非貶。皆不可考。至於蘇公。則前字後名。尤無所據。豈其學無綱領。故文字亦象之而然耶。最後論佛學。尤可駭歎。程氏之門。千言萬語。只要見

儒者與釋氏不同處。而呂公學於程氏。意欲直造
聖人。盡其平生之力。乃反見得佛與聖人合。豈不
背戾之甚哉。夫以其資質之粹美。涵養之深厚如
此。疑若不叛於道。而窮理不精。錯謬如此。流傳於
世。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。坐爲所悞。蓋非特
莠之亂苗。紫之亂朱而已也。

論呂原明○答
林擇之○文集

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。所謂非文王猶興者。曰固是
他資質好。在太學中也。多聞先生師友之訓。所以
能然。嘗得潁昌一士人。忘其姓名。問學多得此人。

警發。後爲荊門教授。龜山與之爲代。因此識龜山。因龜山方識游謝。不及識伊川。自荊門入爲國子博士。出來便爲湖北提舉。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。文定却從龜山求書。見上蔡。旣到湖北。遂遣人送書與上蔡。上蔡旣受書。文定乃往見之。入境。人皆訝。知縣不接。監司論理。上蔡旣受他書。也是難爲出來接他。旣入縣。遂先脩後進禮。見之。畢竟文定之學。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。他所以尊上蔡。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。看來游定夫後來也是郎當誠。

有不滿人意處。頃嘗見定夫集。極說得醜。差盡背其師說。更說伊川之學。不如他之所得。所以五峰臨終。謂彪德美曰。聖門工夫要處。只在箇敬字。游定夫所以卒爲程門之罪人者。以其不仁不敬。故也。誠如其言。

以下論胡康侯。雖非門人而嘗見謝楊今附。子姪附。

或問胡文定之學。與董仲舒如何。曰。文定却信得於己者。可以施於人。學於古者。可以行於今。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。不可施於人。學於古者。不可行於今。所以淺陋。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。

原仲說文定少時。性最急。嘗怒一兵士。至親毆之。兵
輒抗拒。無可如何。遂回入書室中。作小冊。盡寫經
傳。中文有寬字者。於冊上以觀翫。從此後。遂不性
急矣。

胡文定云。知至故能知言。意誠故能養氣。此語好。又
云。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。此語亦好。

胡致堂議論英發。人物偉然。向嘗侍之坐。見其數盃
後。歌孔明出師表。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
義。陳了翁奏狀等。可謂豪傑之士也。讀史管見。乃

嶺表所作。當時竝無一冊文字隨行。只是記憶所

以其閒有牴牾處。

論胡明仲

胡籍溪人物好。沈靜謹嚴。只是講學不透。

論胡原仲

明仲甚畏仁仲議論。明仲亦自信不及。先生云。人不

可不遇敵己之人。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。故恣

其言說出來。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。

以下論胡仁仲

游揚之後。多爲秦相所屈。胡文定剛勁。諸子皆然。和

仲不屈於秦。仁仲直却其招不往。

知言疑義。大端有八。性無善惡。心無已發。仁以用言。

心以用盡。不事涵養。先務知識。氣象迫狹。語論過高。

做出那事。便是這裏有那理。凡天地生出那物。便都是那裏有那理。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。說得好。情效天下之動。效如效死。效力之效。是自力形出也。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。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。如何直見得恁地。

仲思問五峰中誠仁如何。曰中者性之道。言未發也。誠者命之道。言實理也。仁者心之道。言發動之端。

也。又疑道字可改爲德字。曰亦可。德字較緊。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。伊川答與叔中書亦云。中者性之德。近之。伯恭云。知言勝正蒙。似此等處。誠然。但不能純如此處爾。又疑中誠仁一而已。何必別言。曰。理固未嘗不同。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。自是他一箇字中。便有箇正意義如此。不可混說。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。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。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。如如中。若便只混看。則下梢都看不出。

問言中。則誠與仁亦在其內否。曰。不可如此看。若可
混併。則聖賢已自混併了。須逐句看他。言誠時。便
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。言性時。便主在寂然不動
處。言心時。便主在生發處。

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。曰。誠是實理。徹上徹下。
只是這箇。生物都從那上做來。萬物流形。天地之
間。都是那底做。五峰云。誠者命之道。中者性之道。
仁者心之道。此數句說得密。如何大本處却含糊
了。以性爲無善惡。天理人欲都混了。故把作同體。

或問同行語如何。曰：此却是只就事言之。直卿曰：他既以性無善惡，何故云中者性之道。曰：他也把中做無善惡。

五峰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。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曰：性猶水也。善其水之下乎。情其水之瀾乎。欲其水之波浪乎。乍看似亦好。細看不然。如瀾與波浪何別。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。所以其說如此。

好惡性也。既有好。卽具善。有惡。卽具惡。若只云有好

朱子全書卷五十四
天。便有天命天討。
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。則是性中理不定也。既曰

知言云。凡人之生。粹然天地之心。道義全具。無適無
莫。不可以善惡辨。不可以是非分。無過也。無不及
也。此中之所以名也。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
也。惟伊川性卽理也。一句甚切至。

問天理人欲。同體而異用。同行而異情。如何。曰。下句
尚可。上句有病。蓋行處容或同。而其情則本不
同也。至於體用。豈可言異。觀天理人欲。所以不同

者其本原元自不同。何待用也。胡氏之學。大幸於
大本處。看不分曉。故銳於闢異端。而不免自入一
脚也。

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。曰。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。
如此却是性可以爲善。亦可以爲惡。却是一團人
欲窠子。將甚麼做體。却是韓愈說性自好。言人之
爲性有五。仁義禮智信是也。指此五者爲性。却說
得是性。只是一箇至善道理。萬善總名。才有一豪
不善。自是情之流放處。如何却與人欲同體。今人

全不去看。

湖南一派譬如燈火要明。只管挑。不添油。便明得也。卽不好。所以氣局小。長汲汲然。張筋努脈。以土語類二十條

知言性之所以一。初見一本無不字。後見別本有之。尚疑其悞。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。頗有不一之意。如子思子曰一章是也。故恐實謂性有差別。遂依別本添入不字。今旣遺藁無之。則當改正。但其他說性不一處。愈使人不能無疑耳。昨來知言疑義

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爲然。否。上蔡雖說明道。先使學者有所知識。却從敬入。然其記二先生語。却謂未有致知。而不在敬者。又自云。諸君不須別求見處。但敬與窮理。則可以入德矣。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養。然後可立趨向。又言莊整齊肅久之。則自然天理明。五峰雖言知不先至。則敬不得施。然又云。格物之道。必先居敬。以持其志。此言皆何謂耶。某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。只爲知邪正。識趨向耳。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。上蔡五峰。旣推

之太過而來諭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。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。試以聖賢之言考之。似皆未有此等語意。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。若必如此。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。無所不爲。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。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。此說之行於學者。日用工夫大有所害。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。而不及用力於敬者。非但言語之小疵也。

答胡廣併文集

楊氏門人

羅先生嚴毅清苦。殊可畏。

以下論羅仲素

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。看喜怒哀樂未發。謂之中。未發作何氣象。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。兼亦是養心之要。而遺書有云。既思則是已發。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。細思亦甚緊要。不可以不考。直卿曰。此問亦甚切。但程先生剖析豪釐。體用明白。羅先生探索本源。洞見道體。二者皆有大功於世。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。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。乃其思慮未萌。虛靈不昧。自有

以見其氣象。則初未害於未發。蘇季明以求字爲問。則求非思慮不可。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。先生曰。公雖是如此分解。羅先生說終恐做病。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。謝上蔡亦言冬著靜不妨。此說終是小偏。才偏便做病。道理自有動時。自有靜時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。雖至微至小處。亦有道理。便以道理處之。不可專要去靜處求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。便說得平。也是他經歷多。故見得恁地正而。

不偏。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。若會靜得固好。若講學。則不可有豪髮之偏也。如天雄附子。冷底人喫得也好。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。以上語類二條

羅氏門人

問延平先生言行。曰。他却不曾著書。充養得極好。凡為學。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。初無異義。只是先生。生。晬。面。盎。背。自然不可及。以下論李愿中

李先生終日危坐。而神彩精明。略無墮墮之氣。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。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。

在鄉若不異於常人。鄉曲以上底人。只道他是箇善人。他也略不與人說。待問了。方與說。

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。勿爲事物所勝。先生答

之。

云云。

頃之復曰。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。真所謂

不爲事物所勝者。古人云。終日無疾言遽色。他真箇是如此。如尋常人。去近處。必徐行。出遠處。行必稍急。先生出近處也如此。出遠處亦只如此。尋常人叫一人。叫之一二聲不至。則聲必厲。先生叫之不至。聲不加於前也。又如坐處壁閒有字。某每常

亦須起頭一看。若先生則不然。方其坐時固不看也。若是欲看。則必起就壁下視之。其不爲事物所勝。大率若此。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。一飲必數十盃。醉則好馳馬。一驟三二十里不回。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。所以難及。

正蒙知言之類。學者更須被他汨沒。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字。及看此等舊嘗看正蒙。李甚不許。然李終是短於辯論邪正。蓋皆不可無也。無之。卽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。

李先生不要人強行。須有見得處。方行。所謂灑然處。然猶有偏在。灑落而行固好。未到灑落處。不成不行。亦須按本行之。待其著察。

李先生當時說學。已有許多意思。只爲說敬字不分明。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。

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。而求所謂中。曰。只是要見氣象。陳後之曰。持守良久。亦可見未發氣象。曰。延平卽是此意。若一向這裏。又差從釋氏去。

再論李先生之學。常在目前。先生曰。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。恐懼所不聞。便自然常存。顏子非禮勿視。聽言動。正是如此。

李先生嘗云。人之念慮。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。此却易見。易除。却怕於匹似閒底事。爆起來。纏繞思念。將去不能除。此尤害事。某向來亦是如此。

某舊見李先生時。說得無限道理。也曾去學禪。李先生云。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。而面前事。却又理會不得。道亦無玄妙。只在日用閒著實做工夫處。

理會。便自見得。後來方曉得他說。故今日不至無

理會耳。

以上語類
十一條

先生曰。學問之道。不在多言。但默坐澄心。體認天理。若見雖一豪私欲之發。亦退聽矣。久久用力於此。庶幾漸明。講學始有力耳。又嘗曰。學者之病。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。縱有力持守。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。若此者。恐未足道也。又嘗曰。今人之學。與古人異。如孔門諸子。羣居終日。交相切磨。又得夫子爲之依歸。日用之間。觀感而化者多矣。恐

於融釋而脫落處。非言說所及也。不然。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也耶。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。胸中灑落。如光風霽月云者。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。嘗諷誦之。而顧謂學者曰。存此於胸中。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。其語中庸曰。聖門之傳是書。其所以開悟後學。無遺策矣。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。又一篇之指要也。若徒記誦而已。則亦奚以爲哉。必也體之於身。實見是理。若顏子之嘆。卓然見其爲一物。而

不違乎心目之間也。然後擴充而往。無所不通。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。其語春秋曰。春秋一事。各是發明一例。如觀山水。徒步而形勢不同。不可拘以一法。然所以難言者。蓋以常人之心。推測聖人。未到聖人灑然處。豈能無失耶。又嘗曰。讀書者。知其所言。莫非吾事。而卽吾身以求之。則凡聖賢所至。而吾所未至者。皆可勉而進矣。若直以文字求之。悅其詞義。以資誦說。其不爲玩物喪志者。幾希。又嘗語問者曰。講學切在深潛。縝密。然後氣味深。

長蹊徑不差。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。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。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。

延平先生李公行狀。文集。

胡氏門人

或問南軒云。行之至。則知益明。知既明。則行益至。此意如何。曰。道理固是如此。學者工夫當並進。不可推泥牽連。下梢成兩下擔閣。然二者都要用功。則成就時。二者自相資益矣。

以下論張敬夫

王壬問南軒類聚言仁處。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。曰。

便是工夫不可恁地。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。聖人說仁處固是緊要。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。亦須是從近看將去。優柔翫味。久之自有一箇會處。方是工夫。如博學審問。謹思明辨。篤行。聖人須說博學。如何不教人便從謹獨處做。須是說禮儀三百。威儀三千。始得。

敬夫高明。他將謂人都似他。纔一說時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。且要說盡他箇。故他門人敏底。祇學得他說話。若資質不逮。依舊無著摸。

林艾軒在行在。一日訪南軒曰。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。易傳。看不得。南軒曰。何故。林曰。易有象數。伊川皆不言。何也。南軒曰。孔子說易不然。易曰。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。獲之無不利。如以象言。則公是甚。射是甚。隼是甚。高墉是甚。聖人止曰。隼者禽也。弓矢者器也。射之者人也。君子藏器於身。待時而動。何不利之有。

議南軒祭禮曰。欽夫信忒猛。又學胡氏云云。有一般沒人情底學問。嘗謂欽夫曰。改過不吝。從善如流。

朱子全書卷五十四
固好。然於事上也略審覆行。亦何害。

南軒從善之亟。先生嘗與閒坐立。所見什物之類。放
得不是所在。并不齊整處。先生謾言之。雖夜後亦

卽時令人移正之。

以上語類六條

公之言有曰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。而義也者。本心之
所當爲而不能自己。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。一有
所爲而後爲之。則皆人欲之私。而非天理之所存
矣。嗚呼。至哉言也。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。而
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。

右文殿脩撰張公
神道碑文集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五

道統四

自論爲學工夫

某十數歲時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。喜不可言。以爲聖人亦易做。今方覺得難。

讀書須純一。如看一般未了。又要般涉。都不濟事。某向時讀書。方其讀上句。則不知有下句。讀上章。則不知有下章。讀中庸。則祇讀中庸。讀論語。則祇讀

論語。一日祇看一二章。將諸家說。看合與不合。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。尤當著力推考。

因說讀書。須是有自得處。到自得處。說與人也不得。某舊讀仲氏任。只其心塞淵。終溫且惠。淑慎其身。先君之思。以勗寡人。旣破我斧。又闕我斨。周公東征。四國是皇。哀我人斯。亦孔之將。伊尹曰。先王肇脩人紀。從諫弗咈。先民時若。居上克明。爲下克忠。與人不求備。檢身若不及。以至于有萬邦。茲惟艱哉。如此等處。直爲之廢卷。慨想而不能已。覺得朋

友閒看文字。難得這般意思。

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。曰。易非學者之急務也。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。理會易與詩。然其得力。則未若語孟之多也。易與詩中所得。似雞肋焉。

看文字。却是索居獨處。好用工夫。方精專。看得透徹。未須便與朋友商量。某往年在同安日。因差出體究公事處。夜寒不能寐。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。後官滿。在郡中等批書。已遣行李。無文字看。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。熟讀。方曉得養氣一章語。

脈當時亦不暇寫出。只逐段以紙簽簽之。云此是如此說。簽了。便看得更分明。後來其間雖有脩改。不過是轉換處。大意不出當時所見。如謾人底議論。某少年亦會說。只是終不安。直到尋箇慙實處方已。

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。直是不能睡。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。凡三四夜窮究到明。徹夜聞杜鵑聲。

某舊時讀書。專要揀好處看。到平平汎汎處多闕畧。後多記不得。自覺也是一箇病。今有一般人看文

字。却只摸得些渣滓。到有深意好處。却全不識。凡看文字。諸家說異同處。最可觀。某舊日看文字。專看異同處。如謝上蔡之說如彼。楊龜山之說如此。何者爲得。何者爲失。所以爲得者是如何。所以爲失者是如何。

某自十五六時。至二十歲。史書都不要看。但覺得閒。是閒非沒要緊。不難理會。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。有味。畢竟粗心了。呂伯恭教人看左傳。不知何謂。學者難得。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。某登科後。要讀書。

被人橫截直截。某只是不管。一面自讀。顧文蔚曰。且如公有誰鞭辟。畢竟是自要讀書。

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。須是自去體認。如何是體認。曰。體認是把那聽得底。自去心裏重複思量。過。伊川曰。時復思繹。浹洽於中。則說矣。某向來從師。一日閒所聞說話。夜閒如溫書一般。字字子細思量。過。才有疑。明日又問。

問必有事焉。而勿正心。勿忘。勿助。長曰。此亦只是爲公孫丑不識浩然之氣。故教之養氣工夫。緩急云。

不必太急。不要忘了。亦非教人於無著摸處用功也。某舊日理會道理。亦有此病。後來李先生說。令去聖經中求義。某後刻意經學。推見實理。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。

某所得處甚約。只是一兩切要句上。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。胷中自是灑落。又云。敷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。但一剗眼閒便不見。才覺得。又便在面前。不是難收拾。自去提撕。便見得是如此。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。反身以求。正坐自己

用功亦未切耳。因此減去文字工夫。覺得閒中氣象甚適。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。著實體察收拾爲要。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泳。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。

今日學者不長進。只是心不在焉。嘗記少年時在同安。夜聞鐘鼓聲。聽其一聲未絕。而此心已自走作。因此警懼。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。

某嘗說看文字。須如法家深刻。方窮究得盡。某直是下得工夫。

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。驗之於物又如此。驗之
吾身又如此。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。方
得如某所見所言。又非自會說出來。亦是當初於
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。而又驗之於已。見得真實
如此。

劉晏見錢流地上。想是他計較得熟了。如此。某而今
看聖人說話。見聖人之心。成片價從面前過。

某尋常莫說前輩。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。
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。且將他說去研究。及自

家曉得。却見得他底不是。某尋常最居人後。又曰。尋常某最得此力。

初師屏山籍溪。籍溪學於文定。又好佛老。以文定之學。爲論治道。則可。而道未至。然於佛老亦未有見。屏山少年能爲舉業。官莆田。接埕下一僧。能入定。數日後。乃見了老。歸家讀儒書。以爲與佛合。故作聖傳論。其後屏山先亡。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。未有所得。乃見延平。

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。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

懷之私。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。曰。此等議論。恰如小兒則劇一般。只管要高去聖門。何嘗有這般說話。人要去學聖賢。此是好底念慮。有何不可。若以爲不得。則堯舜之兢兢業業。周公之思兼三王。孔子之好古敏求。顏子之有爲。若是。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。皆當克去矣。看他意思。只是禪。誌公云。不起纖豪脩學心。無相光中常自在。他只是要如此。然豈有此理。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。據他說時。只這一句已多了。又况有下頭一

落索。只是顏子才問仁。便與打出。方是。及至恁地說他。他又却諱。某嘗謂人要學禪時。不如分明去學他。禪和一棒一喝便了。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。都不成箇物事。道是龍。又無角。道是蛇。又有足。子靜舊年也不如此。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。如今都教壞了後生。箇箇不肯去讀書。一味顛蹙。沒理會處。可惜可惜。正如荀子不睹是。逞快胡罵亂罵。教得箇李斯出來。遂至焚書坑儒。若使荀卿不死。見斯所爲如此。必須自悔。使子靜今猶在。見後

生輩如此顛蹙。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。又曰。子靜說話。常是兩頭明。中間暗。或問暗是如何。曰。是他那不說破處。他所以不說破。便是禪。所謂鴛鴦繡出。從君看。莫把金針度與人。他禪家自愛如此。某年十五六時。亦嘗留心於此。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。與之語。其僧只相應和了說。也不說是不是。却與劉說。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。劉後說與某。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。遂去扣問他。見他說得也煞好。及去赴試時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。是

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。由人粗說。試官爲某說動

了。遂得舉。

時年十九。

後赴同安任。時年二十四五矣。始

見李先生與他說。李先生只說不是。某却倒疑李

先生理會此未得。再三質問。李先生爲人簡重。却

是不甚會說。只教看聖賢言語。某遂將那禪來權

倚閣起。意中道。禪亦自在。且將聖人書來讀。讀來

讀去。一日復一日。覺得聖賢言語。漸漸有味。却回

頭看釋氏之說。漸漸破綻。罅漏百出。

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。禪道。文章。楚辭。詩。兵法。事事

要學。出入時無數文字。事事有兩冊。一日忽思之。曰。且慢。我只一箇渾身。如何兼得許多。自此逐時去了。大凡人知箇用心處。自無緣及得外事。

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。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。某年二十餘。已做這工夫。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。今忽然有許多年紀。不知老之至此也。只理會得這些子。歲月易得蹉跎。可畏如此。

讀書須是虛心方得。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。自家只平著心去秤。停他都不使得一豪杜撰。只順他去。

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。如今方見得分明。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。只今六十一歲。方理會得恁地。若或去年死也。則枉了。自今夏來。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。也不少一箇字。也不多一箇字。恰恰地好。都不用一些穿鑿。

讀書貪多。最是大病。下梢都理會不得。若到開時。無書讀時。得一件書看。更子細。某向爲同安簿滿。到泉州候批書。在客邸借文字。只借得一冊孟子。將來子細讀。方尋得本意見。

某少時爲學。十六歲便好理學。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。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。乃熟讀。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。又熟讀得趣。覺得朱抹處太煩。再用墨抹出。又熟讀得趣。別用青筆抹出。又熟得其要領。乃用黃筆抹出。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。只是一兩句上。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。胷中自是灑落。

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。漢卿曰。前年侍坐。聞先生云。天下無不可爲之事。兵隨將轉。將逐符行。今乃謂

不可爲。曰。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。或謂漢卿多禪語。賀孫因云。前承漢卿教訓。似主靜坐澄清之語。漢卿云。味道煞篤實云云。先生曰。靜坐自是好。近得子約書云。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。此語儘好。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。似與今別。前年云。近方看得這道理透。若以前死。却亦是枉死了。今先生忽發歎。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。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。今就勲業上說。先生曰。不如此。自是覺得無甚長進。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。

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脈。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。曰。便是要自家意思。與他爲一。若心不在上面。書自是書。人自是人。如何看得出。孔子曰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。只十五歲時。便斷斷然以聖人爲志矣。

二程自十五六時。便銳然欲學聖人。

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。或勸晚起。曰。某自是不能晚起。雖甚病。纔見光。亦便要起。尋思文字。纔稍晚。便覺似宴安鴆毒。

人之血氣固有強弱。然志氣則無時而衰。苟常持得。

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。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。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。但自是心裏不穩。只交到五更初。目便睡不著了。雖欲勉強睡。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。不肯就枕了。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。不會被血氣奪。凡爲血氣所移者。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。以上語類三十條

道閒與季通講論。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。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。尋流逐末之弊。推類以求。衆病非一。而其源皆在此。恍然自失。似有頓進之功。若保

此不懈。庶有望於將來。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。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。今日細思。脗合無疑。大抵前日之病。皆是氣質躁妄之偏。不曾涵養克治。任意直前之弊耳。自今改之。異時相見。幸老兄驗其進否。而警策之也。

答呂伯恭

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。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。爲用力之要。今子靜所說。專是尊德性事。而某平日所論。却是問學上多了。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。可觀。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。又別說一種杜撰道。

理遮蓋不肯放下。而某自覺。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。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。多不得力。今當反身用力。去短集長。庶幾不墮一邊耳。答項平父

某自年十四五時。卽嘗有志於此。中間非不用力。而所見終未端的。其言雖或誤中。要是想像意度。所幸內無空寂之誘。外無功利之貪。全此純愚。以至今日。反覆舊聞而有得焉。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。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者。真不妄也。答陳正己

某天資魯鈍。自幼記問言語。不能及人。以先君子之

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。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。近歲以來。獲親有道。始知所向之大方。竟以才質不敏。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。雖時若有會於心。然反而求之。殊未有以自信。其所以奉親事長。居室延交者。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

答江
元適

李先生教人。大抵合於靜中體認大本。未發時氣象分明。卽處事應物。自然中節。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。然當時親炙之時。貪聽講論。又方竊好章句。

訓詁之習。不得盡心於此。至今若存若亡。無一的實見處。辜負教育之意。每一念此。未嘗不愧汗沾衣也。脫然之語。乃先生稱道之過。今日猶如掛鉤之魚。當時寧有是耶。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。其初皆自悅懌。以爲真有所自得矣。及其久也。漸次昏暗。淡泊。又久則遂泯滅。而頑然如初。無所睹。此無他。其所見者。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。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。竊意當時日聞至言。觀懿行。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。洎失其所依歸。而又加以歲

月之久。汨沒浸漬。今則兀然爲庸人矣。此亦無足怪者。因下問之。及不覺悵然。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。

答何叔京。以上文集五條。

論自著書

已入四書六經者不重出

某釋經。每下一字。直是稱等輕重。方敢寫出。

某解書。如訓詁一二字等處。多有不必解處。只是解書之法如此。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。

每常解文字。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。有時不敢載者。

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。

以上語類三條

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。大學近方稍似少病。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。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。縱說得出亦無精彩。以此見聖賢心事。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。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。答應仁仲文集

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。是十五年前文字。與今說不類。當時欲脩。後來精力衰。那箇工夫大後掉了。

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。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。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。只逐句去理會。更不

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。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。脈絡相貫串。只恁地熟讀。自見得意思。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痛快。亦因悟作文之法。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。只言語說出來。首尾相應。脈絡相貫。自是合著如此。以上語類二條孟子集解重蒙頒示。以遺說一編見教。伏讀喜幸。開豁良多。然方冗擾。未暇精思。姑具所疑之一二。以求發藥。俟旦夕稍定。當擇其尤精者。著之解中。而復條其未安者。盡以請益。欽夫伯崇。前此往還諸

說皆欲用此例附之。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。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。旣以自備遺忘。又以傳諸同志。友朋之益。其利廣矣。語錄比因再閱。尚有合整頓處。已略下手。會冗中輟。他時附呈未晚。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。皆明道語。餘則雜有。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。則又皆伊川語也。向編次時。有一目錄。近亦脩改未定。又忙不暇拜呈。并俟他日。淵源聞見二錄已領。西山集委示。得以披讀。乃知李丈之議論本末如此。甚幸甚幸。

其間有合請教者。亦俟詳觀。乃敢以進也。

答何叔京○文集

大凡文字。上古聖賢說底。便不差。到得周程張邵們。

說得亦不差。其他門人。便多病。某初要節一本中。

庸集略。更下手不得。其間或有一節說得好。第二

節便差底。又有說得似好。而又說從別處去底。然

而看得他們說多。却覺煞得力。

語類

示及三書。感感誠立誠通之論。誠如尊諭。不敢多遜。竊意自有此書。無人與之思索至此。西銘太極諸

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。無一字出私意。釋氏以曾襟流出爲極則。以今觀之。天地之間。自有一定不易之理。要當見得。不假豪髮意思。安排不著豪髮意見夾雜。自然先聖後聖。如合符節。方是究竟處也。

答黃叔張文集

問林兄看小學如何。林舉小學父慈而教。子孝而箴。先生曰。人既自有這良能良知了。聖賢又恁地說。直要人尋教親切。父慈而教。子孝而箴。看我是能恁地不恁地。小學所說。教人逐一去上面尋許多。

道理到著大學亦只是這道理。又教人看得就切實如此。不是胡亂恁地說去。語類

小學書曾爲整頓否。幸早爲之。尋便見寄。幸幸。昨來

奉報。只欲如此間所編者。今細思之。不若來教規

模之善。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。若欲更添嘉言善

行兩類。卽兩類之中。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。

其說乃備。但須約取。勿令太汎。乃佳。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。心

每愛文章尤不可汎。如離騷忠潔之志。固亦可尚。

然只正經一篇。已自多了。此須更子細決擇。敘古

蒙求亦太多。兼奧澀難讀。恐非啟蒙之具。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。意思好。可取者多。令其喜諷詠。易入心。最爲有益也。來諭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。程氏何待。吾輩主張。然立言垂訓。事關久遠。亦豈當避此嫌耶。其詳雖已見於近思。然其一言半句。灼然親切。不可不使後學早聞。而先入者。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。若只欲其合於世俗。而使庸人愛之。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。何事勞吾人。拮據之功哉。

答劉子澄

文集

脩身大法。小學備矣。義理精微。近思錄詳之。

近思錄好看。四子六經之階梯。近思錄四子之階梯。

近思錄逐篇綱目。一道體。二爲學大要。三格物窮理。

四存養。五改過遷善。克己復禮。六齊家之道。七出

處進退辭受之義。八治國平天下之道。九制度。十

君子處事之方。十一教學之道。十二改過及人心

疵病。十三異端之學。十四聖賢氣象。

因論近思錄曰。不當編易傳所載。問如何。曰。公須自

見。意謂易傳已自成書。以上語類四條

向讀女戒。見其言有未備。及鄙淺處。伯恭亦嘗病之。閒嘗欲別集古語。如小學之狀。爲數篇。其目曰正靜。曰卑弱。曰孝愛。曰和睦。曰勤謹。曰儉質。曰寬惠。曰講學。班氏書可取者。亦刪取之。如正靜篇。卽如杜子美秉心忡忡。防身如律之語。亦可入。凡守身事夫之事。皆是也。和睦。謂宜其家人。寬惠。謂逮下無疾妬。凡御下之事。病倦不能檢閱。幸更爲詳此。日有無漏落。有卽補之。而輯成一書。亦一事也。向見所編家訓。其中似已該備。只就彼采擇。更益以

經史子集中事。以經爲先。不必太多。精擇而審取之。尤佳也。

答劉子澄文集

說編通鑑綱目。尚未成文字。因言伯恭大事記。忒藏頭亢腦。如搏謎相似。又解題之類亦太多。

溫公通鑑。以魏爲主。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。從魏志也。其理都錯。某所作綱目。以蜀爲主。後劉聰石勒諸人。皆晉之故臣。故東晉以君臨之。至宋後魏諸國。則兩朝平書之。不主一邊年號。只書甲子。

或問武后之禍。曰。前輩云。當廢武后所出。別立太宗。

子孫曰。此論固善。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。存者皆愚暗。豈可恃。因說通鑑提綱例。凡逆臣之死。皆書曰死。至狄仁傑則甚疑之。李氏之復。雖出仁傑。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。不奈何也。教相隨入死例。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。

以上語類三條

垂諭揚雄事。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。區區鄙意。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。而其爲事莽則同。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。而槩以莽臣書之。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。明雖無臣賊之心。但畏死貪

生而有其迹。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。此正春秋謹
嚴之法。若溫公之變例。則不知何所據依。晚學愚
昧。實有所不敢從也。答尤延之

○文集